日寇暴行　罄竹难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澄海沦陷回忆录①

蔡子翔②

廿八年③夏历五月初五日，敌军登陆庵埠梅溪，消息传至城中，县府及各机关，即于是日下午先行撤退二区苏南程洋冈乡，县长卞稚珊及大队长李少如尚驻城镇摄。初九日上午保安团有兵一连由冠山撤退。下午二时日寇即由梅溪乘橡皮艇来攻冠山，从冠山渡船头登陆，炮击神山，冠山乡民，死伤数人。日寇未入乡内，由冠山堤顶直进图濠乡，将该乡堤顶碉楼占驻，为控制韩江重要据点，且与梅溪成犄角之势。澄海县府由程洋冈再退至潮属八角楼。夏历五月十三日下午，日军百余人始入冠山，再由冠山进占县城，大肆淫掠，城乡民众，逃避南北三湾及海墩，翌日敌军返汕。五月廿七日卞县长及李大队长少如，陈大队附汉英等，返澄进县府开会。是日下午二时许，忽再有日军数十人入澄城，在澄海中学附近骚扰居民，卞县长等再退程洋冈，李大队长带兵一小队，从凤冈里望美至南门外西畴祖祠前后，乘日寇归，向其袭击，日寇狼狈逃还。

五月卅日上午，敌纠集大队三百余人，系属汕头饭岛部队，用橡皮艇分载两队来攻，一由外砂登陆，一由玉窖渡头上岸，分数路冲杀，一队先至龙田乡，占蔡明臣高楼天台，架炮轰击城内，见无回击，然后分路攻入，一队由峰下经埔美新乡循堤顶，再分

两路，一路经东湖入东门，一路经埔美入北门，其由外砂溪登陆者，即从三脚堤衙前五卅马路入南门，其从玉窖渡头上岸者，又分一队循南堤入南桥西门，各乡镇自卫队无法抵抗，遂被攻陷，敌军乃肆意屠杀焚烧，不分老幼男女，死生凭其喜怒，凄风惨雨，为澄城五镇及附近各乡空前浩劫，统计被屠杀姓名可纪者，达七百余人，其无法查考者尚有许多。敌寇最残忍者，对六月初二日，为其部队挑运行李至外砂渡船头落橡皮艇之四十一人，于工作完毕后，全加残杀，而处死方法，一人一状。或斩首，或斩手足，或剖胸，或剖腹，或乱刺，或用机枪扫射种种惨状，目不忍睹，而敌人极尽残酷之能事，引为痛快。澄城各乡镇民众，逃走一空。

六月初二日午，敌寇由澄退往庵埠时，城内张贴通告，限澄城五天内，成立维持会，否则再派大军前来屠杀，澄城五镇及附城各乡，乃由吴卓英（即耳疔吴）在龙潭寺内成立维持会，任伪会长，各乡镇派人至庵埠日军警备队请日旗，并送礼物。日军派厚地大队长到澄成立伪维持会，各乡成立伪自警团，后锡绥和平军王天才团驻澄约一月，黄大伟任伪闽粤边区总司令，王天才团归其指挥。是年夏历七月二十七日，敌机炸渡亭，落弹八颗，炸毁蔡陈林祠堂三座，死自卫团员十余人，乡民一人，伤四人。国历八月十九日卞县长因事辞职，省府令李大队长少如兼摄县政，县府移设东陇王厝祠，国历十一月廿八日，黄大伟带伪军黄天才，陈光锐，胡赖圃三团，由县城渡苏南东陇河，直向饶平及闽属诏安县进犯，谋打通闽粤两省沿海路线，终告失败。伪闽粤边区司令部总参议林知渊亦于是役为饶平民众生擒，黄大伟残部循沿海逃回县城。民国廿九年夏历正月初一日，黄再带伪军攻闽东山，澄城由日伪保安处处长向佩璋伪和平司令林建寅，负责镇守。

二月二十六日（即夏历正月十九日）潮汕守备司令华振中发

动反攻澄海，派陈支队长率正规军东下协助，李县长少如奉令后，以自卫大队第一中队李铭齐部，与正规军陈武珪营配合，进攻北门，第四中队陈雄部警戒外砂河，以第三中队张震部埋伏南门，准备截击，并佯攻西门，以第二中队欧创胄部，分向东湖渡亭及莲阳河畔警戒，以为接应，并维护交通。同时饶澄潮自卫总队长洪之政亦派第一大队附陈汉英及吴大队长超俊率一部士兵，渡河协助。是晚十二时各军集中莲阳出发，天未明已攻入澄城，俘虏伪军官兵二百七十四名，步枪一百八十杆，卤获伪军印信军用品甚多。时向佩璋及林建寅于十九晨先出汕送大本参谋返日本，始得漏网。李县长于二十日晨即经东湖进县府，东湖幸告光复。陈友恭被枪决于东湖外八卦坟。据李县长少如当时宣布其罪状，即当敌军屠杀澄城时，城乡诸重要绅士，多避南北三湾，陈友恭曾于北湾乡公所电李县长：“此后勿再渡河来澄城，以免害死澄城人，如若再来，则五镇将要对他不住。”李接电大怒，厉声曰：“余于下午再过河进澄城，试看五镇将如我何。”澄城陷后，李统率大队驻苏南，策动苏南民众抗战彻底。但友恭与苏南各大族绅耆，素极交好，屡向各族绅进言，谋设法使李大队长退往东陇，免贻害苏南人蹈澄城屠杀之惨状，各族绅颇为所动，李探悉是项阴谋，用先发制人手段、乘夜召集全苏南乡保长开会，表决誓死守土抗战，并派队驻守莲阳河。

二十日午后二时，敌由汕调增炮兵拱外砂，凭该地碉楼开炮，向我阵地及南门一带轰击，一面派队反攻，二十一日晨三时，李县长奉指挥官陈令着调守外砂河畔，部队移守南桥。敌遂于二十一日晨八时越外砂河，在堤基架炮，直轰西南门，并调精锐日军百余，配重机枪数挺，由华窖村循南堤进攻南桥，守该地第三中队长张震仅率士兵一班，配备机枪二挺，凭险抗拒，与敌相距仅百余公尺，战事极为剧烈，敌自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连攻五次，

均不能越过我军防地，守南桥官兵，自朝至暮，未有茶水入口，而精神奋发，誓与该地共存亡，诚难能可贵矣。

洪部吴大队长超俊率队亲冒枪弹，死守衙前桥，使敌牺牲，相当损失，而后转防，独九旅正规军之死守东北角城顶，以机枪二架，士兵八名，抗敌军炮兵一队，敌军自晨至夕，从埔美望海宫过水处用炮轰击，守军四名与一机枪中炮俱歼，四名以一机枪继进抗敌，曾不少却，均使敌人夺气，为是役战史之光。二十二日敌猛攻南门，我军严阵防守。二十三日敌增援步兵数百名，分六路夹攻南北三门，并用重炮向城中轰击，民房中弹起火者大半，北面城垣近许厝城角部分，是日下午四时许，卒遭轰毁，炮火之烈，震撼天地，为向所未有。敌军遂乘隙登城，一路自水堀登城至学头时我军不得已，始于鞋街马路上集队撤退出南门，从望美港口，经牛路头，以至妈宫、白水坪、白沙埔，过草沟渡，以过南成，苏南三湾等处。是役洪部自卫中队长陈佑存于官潮龟山殉难。分队长林时平则在澄城衙前桥抗敌牺牲。

此次敌军率队反攻澄城为富田大队。二十三日下午，澄城再被攻陷。当富田部队进至外砂李厝祠前，得吴卓英报告向佩璋保安队准备报复，身怀绳索，预备劫掠情事，富田据报，即检查向部，收其绳索，并禁保安队不得越过外砂河，故澄城幸免再被屠杀。廿三日敌军入城，翌日退返汕头，由大赖户大队长来澄成立善后委员会，其部下金西任驻澄警备队长，警备部设便生医院，金西后为佛愿，佛愿后为宫岛，宫岛后为芳贺，最后为山本。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晨三时许，敌寇二百余，由潮安属庵埠渡莲阳河，向苏南北进攻，南徽乡（即北李）副乡长李培和被虏，又在有德学校虏捕战工队员男郑松涛、女杨良芝、杨佩君，蔡玩君、程璇君等五名。闻是晚战工队在南[illegible]乡有德学校内演话剧宣传，不意敌寇猝至，郑为愿护四女队员攀墙逃走，致自己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及先避，同时被俘。该队对后方发动民众，及宣传抗战工作，素甚积极。被俘后渡莲阳河时，四女队员全跳河自杀。为敌捞起，至庵埠，敌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欲加利用。尤其是对郑松涛，敌迫之最甚。备受极刑，郑以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之精神，斥骂敌酋不屈，卒遇害，全身被斩为四段，死状最惨，敌军均服其壮烈。李副乡长培和被解至汕，亦因不堪虐待，在敌营自杀，以示不屈。四女队员被解汕后，卒交吴卓英保释。

三十年七月四日，敌厚地大队指挥在饶属讲洲登陆后，以步骑兵向黄冈等处进犯。五日又以汽艇八艘向县境东陇港游弋，莲阳河西岸之敌，同时以机枪重炮向苏南轰击，六日敌占饶属下浮山，忙于抢掠，未有进展。七日下午二时，黄冈方面，敌由飞机掩护上钱东，于八日晨四时，集中全力向樟东摧进，敌机数架并在九溪桥樟东一带轰炸，李部与洪总队部，合力死守于鸿沟乡附近，展开血战，相持一时许，因受敌机威协，不得已向莲花山有利阵地转移，樟东遂陷入敌手，奸淫虏杀，纵火焚烧，樟林繁盛之区，均起大火，烟焰连天，竟日不熄，共毁民房五十余栋。十日上午八时，在樟东之敌，因受莲花山我军威胁，急思退澄回汕，由飞机掩护全数渡过东陇河，进扰苏南，我军留苏南部队，全部退守南湾一带，敌军遂分驻于下王及程洋岗等处。十一日，敌纵骑焚烧劫掳苏湾廿二乡镇，被蹂躏者十九乡，被屠杀者四十三人，伤四十七人，被焚民房铺屋一千五百余间，南徽乡李县长少如住宅两座，书房一座，祖祠一座，亦于是役被毁，全区损失物质极巨，无从统计，诚空前浩劫。十二日，敌始渡河退回澄城，苏南樟东仍为我军据守。

三十一年一月，澄城始成立伪县政府于旧县党部故址（即同善祠）由黄龙云首任伪县长，后李仲猷继，最后为陈辅国，伪保警局长初为邓树人后邓念农，最后为王耀成。澄海沦陷四年之

久，敌人始成立伪县府，而地方人士，亦绝不肯出任伪县长，视他处之一一沦陷，即面现颜出任伪县长者，尚知正义。

一月四日晨，澄城敌军及伪军六百余人，分二路再犯苏南，一由莲阳神洲渡河，一由南湾渡河，至苏南后，一路再至南徽乡北李村劫掠物资，一路沿陇障公路及竹竿山脚进犯东陇，敌饱掠后，自向神州渡亭撤退。是年八月间，自卫总队在龟山袭击敌人一中队，将其全数俘虏，并缴其步枪及轻重机。

三十二年夏历二月间林沛然接任澄海县长，林振烈任大队长，适值米荒严重。是年夏历十月十九晚，敌军分三路再陷樟东，一路由澄城进苏南迫东陇，一路由海山进盐灶鸿沟攻樟林，又一路则自潮安进攻饶属隆都，三面夹攻，故樟东及隆都遂同时沦陷。县府迁饶属内寮，后由内寮迁樟溪，再迁东官乡，澄海中队退驻洪厝埔，守洪涂岭杨梅山，澄海遂全部沦陷，仅余盐灶乡，双方放弃，成为缓冲地带。县府退入饶属，敌军亦仅驻鸿沟，未敢前进。后林象盛接任县长，始将县府由东官迁钱东，至复员。

澄属第四区蓬洲城，于二十八年十月失陷，九月间陈榆任四区区长，兼自卫大队长，时发动民众，与敌抗战，二十九年十月离职，由陈廓连接充，双十节日鲘中乡失陷，陈区长尚保存大场，天港、大井、赖厝、莲塘、新寮，八斗各乡村。区署均曾迁驻各地。三十一年十二月，鲘西乡失陷，全区始沦敌手。

注：

①本文原系《潮汕沦陷回忆录》一文中的第三部份——“澄海”；今发表，题目为编者所加。

②蔡子翔,又名蔡常,澄海县人,曾任民国时期（1930年——

1932年）澄海县教育局长。其所著《潮汕沦陷回忆录》一书，为饶宗颐《潮州志·艺文志·史部》录目。

③本文开篇“二十八年”，指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1939年。



日寇在澄城大屠杀纪实

林炎藩

1939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五日）日寇登陆侵占汕头，澄海县党政机关撤退。6月29日，日寇百余人由冠山进澄城大肆淫掠，翌日返汕，7月13日，又召日寇数十人入澄城骚扰民居，当天，澄海县民众抗日自卫大队李少如部从凤冈里望美至南门外西畴祖祠前后，乘日寇归时向其袭击；日寇仓促从五卅马路向外砂河撤去，自卫队也不追赶，附近岭亭等乡村少年则尾随看热闹，日寇退至外砂河美埭堤段登上橡皮艇，孩子们还赶到河边投掷石头。7月16日（农历五月卅日），日寇纠集300余人进澄城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暴行。下面是当年澄城大屠杀的纪实：

县机关撤退之后，澄城已显半真空状态。居民中的有钱人家纷纷逃往上华华富、峰下、上下坑及苏南南北三湾等处避难；后见局势似还平静，不少又迁回至附城五乡东湖、港口等亲戚家暂住，也有的人返回澄城。7月16日日寇突然大肆屠杀淫掠，其残暴令人发指。

城北大巷乌门楼内王孝先当天出门，在路上接连遇到一批批三五成群的日军在街上巡逻，有的喝令他回避，他还继续往前走。待遇到第13批是日军宪兵，竟要捕捉他，他正年富力强，拨腿就跑，从中山路转向寺后街跑去，急忙窜入丁裕元杂菜铺，从屋顶

越墙逃跑。日寇赶至已不见王孝先，却将丁裕元店员抓出来活活打死。王孝先逃至便生医院附近，仍被抓走了。日寇把抓住的近30左右人，关闭在便生医院大门旁的候诊室里，天黑下来，室内没有灯火、但架设有木板床可坐，地下堆放着大量的木板空药箱，王孝先不跟别人一样坐在木板床上，而是卷缩在地上杂乱的空药箱中隐蔽下来。大小便都在房里，臭气薰天。当夜，有皮鞋声到房门口来，叫喊一人出去，接着便听到枪声和一声凄厉的惨叫，被带出去的人被杀害于外新溪竹丛边了。第二天夜里又重演了上晚杀人的一幕。至第三天，剩下的20余人全被唤出去。王孝先仍隐匿在乱药箱中不敢动弹，耳听得有人在说：“为什么看不见孝先？”被带出去的人，全部被斩杀于便生医院前面的蜈蚣桥上，桥下玉川溪血流成河，这便是“蜈蚣桥屠杀”的真相。这次的屠杀只有孝先一个人得以幸存。

岭亭南桥关是汕头、庵埠来往澄城重要通道之一。南桥突袭曾使日寇亡魂丧胆，故而蓄意报复，在这里大肆烧杀淫掠。村民蔡××的媳妇，在草木灰间被日寇强奸后逃走，日寇还不放过，追至鸭寮将她刺死，肚肠都流出来了，又放火焚烧。蔡孝天在家里被日寇杀害，他外甥林阿良闻讯赶来看个究竟，走至南桥也同样惨遭毒手。南桥元天上帝庙庙祝是70多岁的盲人，日寇也不放过，将他杀害。又有一60多岁的老妇也惨遭杀害，陈尸于南桥关下。蔡元春两个媳妇被杀。林再顺一家伯父、兄弟被杀4人。当时林再顺在候厝由被抓去当挑夫，同他一起被抓的共18人，挑着日寇抢劫来的财物往庵埠走至上窖芭蕉园，日寇吃饭后，便要他们排成一行，然后一一用刀砍杀。林再顺年仅十七八岁，个子较矮小，排在最后，一刀下来，并没把头斩断，但也已倒在血泊中。日寇走后，上窖庵一和尚从寺里走出来，摇头叹道：“惨哉！一下子砍杀这么多头颅！”定睛一看，发觉最后一人头颅还留在

脖子上，只是颈部有一长长的刀伤，尚有气息，赶忙上前细看。林再顺神志虽还清醒，但已不能说话，他是中学生，示意要用笔谈，和尚从寺里拿来纸笔，他写自己是桥头（岭亭）人及父亲名字。和尚将他救起，后来秘密转移至龙田乡一农家尽心医治，终于痊愈。惟颈部留下一又深又长的伤疤。在上窖芭蕉园被斩杀的18人中，属岭亭乡人的有林再顺、林祷、蔡钿和蔡澄弟。当时在上窖、南桥、渡亭一带被杀害的共70余人，不少是外乡人路过被杀的。尸体后来被草草掩埋在美埭园公坟顶上。岭亭全乡被日寇烧房屋170多间。澄城及附城各乡村，日寇同样肆虐。澄城城南道南书屋的长子陈武，原已逃难到东湖妻舅家的，这天也不幸被抓挑夫至外砂河边被杀。城南凤岗里王和佐一家原已逃至港口乡避难，结果王和桐、王和杰、王胜然及老父三代五人同被杀害。当时澄城及附城居民闻日寇进城，纷纷从东湖、外埔堤顶、白沙埔渡莲阳河逃往南北三湾及坝头等地，日寇在东门外伯公顶望海楼架设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死伤枕藉。日寇赶至河边，逃难居民躲进外埔埔东朝峰庵，当场被斩杀20余。

日寇从7月16日至18日（农历五月卅日至六月初二日）连续3天的烧杀劫掠，最后还犯下更为凶残的暴行。 18日下午，日寇准备撤回汕头、庵埠时，从各地抓来80余人当挑夫，挑运他们抢掠来的财物。至外砂河卸下橡皮艇。卸完之后，即令澄城及附城5乡的人排成一队，从上华图濠等处抓来的人另排成一队；然后，后一队的人被放回，前一队41人全被残杀，杀害的方法一人一状。或斩首，或斩手足，或剖胸、或剖腹，或乱刺，或用机枪扫射，惨不忍睹。当时附城西门人蔡伟贤原也是排在41人一队中的，后来偷偷地溜到上华这一队来而成幸存者，亲睹了这惨绝人寰的屠杀。

日寇暴行，罄竹难书。此次日寇大屠杀，有名可考者达70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余人，实际被杀1000人以上。这血债，是澄海人民世代不会忘怀的！

材料来源：

1．蔡子翔《潮汕沦陷回忆录》。

2．本人经历、岭亭老年人协会主席蔡孝林，澄城、岭亭、东湖离退休干部林思齐、林思九、陈奕韬、林楚南、黄少雄等回忆材料。

腥风血雨溅凤城

——澄城沦陷 片断之一

周镇昌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农历五月五日）上午七时，陈兵于汕头外海战舰上的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二十多架，舰艇三十一艘，同海军陆战队士兵三千余人，分三路进攻潮汕。当日，飞机轮番向汕头市、潮州进行轰炸，并时而向澄城低空盘旋，散发传单、扫射，中午在外砂投下两枚炸弹，当场炸死三人。妈屿港外的日本军对汕头进行佯攻。下午一时许，在海上进攻汕头的日军分出主要兵力乘坐橡皮艇沿外砂溪从外砂登陆后，经浮陇、东墩、金砂向汕头包围。另一支日军则乘坐橡皮艇沿新津河至梅溪登陆，突袭庵埠。国民党驻汕守军独立第九旅华振中部队，分出部分兵力拒守金砂，与日寇展开掩护阻击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全部壮烈阵亡。主力部队撤离至潮州市以北据隘防守。下午四时许，日寇便占领全市区，汕头、庵埠均告陷落。

日寇占领庵埠这一重要战略据点，直接扼住了潮、澄、揭的咽喉。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从庵埠开来一支日军三十多人，取道冠山进占澄海城。当时国民党澄海县政府机关，已于汕头沦陷当天，迁至潮安铁铺八角楼办公，县长卞稚珊（曾任广州保安部队少将参谋），亲率警察中队和两支民众

武装队伍，退出县城到乡下潜伏，俟机袭击敌人。县城便成为一处缓冲地带。日寇侵澄时如入无人之境，在城内到处破门入室，搜刮财物，奸淫妇女，捉鸡烹食，第二天破晓便撤走。

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晌午，一伙日军十二人，乘坐橡皮艇至外砂渡口登陆，沿五三路进入澄城，在中山路抢夺食物酒支，然后到原澄海中学校舍（现大众影剧院）驻足吃喝。这时国民党军队化装为便衣队数十人在城内四处活动，闻讯后即撤至东门外伯公山（凤山）顶望海楼集结，策划对日寇袭击。便衣队悄悄摸进东门后，冲向目的地开枪进攻，日军听到枪声急忙向寺后街撤走，便衣队在后紧追，至中山路“四水归”相遇开火，日军立即散开，沿中山路商店走廊下各占据一根水泥柱作屏障，且战且走。便衣队使用短枪，而日军使用“坎鸡”长枪，火力不及日军，距离越拉越远，日军出了南门，集队逃去。这次战斗双方均无伤亡，只在南门头击毙了一个挑柴的过路人。

这次袭击日军未遂，全城老百姓人心惶惶，预料日寇定不甘休，从当天下午起，全城家家户户都扶老携幼，相继弃家逃难，投奔乡下或外地亲友。两三天过去了，没见动静，农历二十九日，便有一批人陆续回城。农历五月三十日上午，驻汕头日军饭岛部队三百余人围攻澄城及附近各乡，先用大炮向城里猛轰，继而用密集火力——轻、重机枪和步枪射击，守城部队抵抗不住，向东里撤退，中午遂被攻陷。

日寇进城后乃肆意屠杀焚烧，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杀。时值夏雨滂沱，雨下了三天，日寇屠杀了三天，阴风惨雨，倍增凄凉。澄城及附近各乡人民，经历了一场空前大浩劫，这次被屠杀有姓名可记者达七百余人，无法考查者不少。屠杀现场，惨绝人寰，如日寇抓了廿八人囚于便生医院（现县中医院）内，一齐拉出来院前蜈蚣桥上砍头劈身，把尸首推下桥下玉带河，鲜血染红

了河水，尸体塞满了河道。屠杀最残忍者，则是在六月初二日，日寇撤离澄城时，抓了挑夫四十余人，为其部队挑行李至外砂渡船头落橡皮艇，全加残杀，无一幸免。而处死方法不一，或斩首，或断其手足，或拦腰横截，或穿胸。或剖腹，或周身乱刺，或用机枪扫射，种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日寇撤离澄城时，还在城内外纵火焚烧、被烧毁的计有原衙门之梂槎楼（现澄中体育场门址），历劫三夜日，余烬久久未熄，还有蜈蚣桥边面条铺，八角楼下一户人家，南门头济仁堂药材等几间商店，打铁街头与盐厂街一带的商店、作坊二十多间，以及东门外伯公山顶望海楼等处，都被烧毁。

日寇撤离澄城时，还在南门外的商店门前张挂告示，进行恫吓威胁，内容大意是：“限三天之内，着令澄城士绅派代表至庵埠警备司令部议和，不然便要全城毁灭，寸草不留。”当时城内五镇士绅，为保全自己身家性命，急忙聚会商议，虽商妥了一些办法，却没有一人敢当代表去冒险见日军，于是便想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物色了城里一名无业游民叫吴浩典（一名吴卓英，土名耳丁吴）的，冒充为乡绅代表，穿上长袍，命人抬了一大批猪、鸡、蛋品等礼物，赴庵埠谒见日军。吴当即便被日军委派为，“澄海维持会会长”，充当日寇傀儡，设会址于龙潭寺（现公安局）办公，作为临时伪政权机关。

同年秋，汪伪的和平军一个团进驻澄城，武装设防，于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十三日）撤离。

一九三九年冬，卞稚珊奉命上调，由李少如接任澄海县长。翌年，二月廿六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夜，华振中部队配合李少如、洪之政的地方武装，乘日伪部队调防之机，渡过莲阳河向县城发动武装进攻，因伪政权无武装护卫，吴浩典星夜逃命至庵埠向日寇告急。翌日，国民党澄海县长李少如乘轿入城，发布“光

复澄海”布告，枪决汉奸陈友恭于东门外八卦坟前。华振中部队进驻县城后，立即设置防御工事，做好作战准备，等待敌人卷土重来。

二月廿九日（农历正月廿二）拂晓，日寇三百余人兵分南、西、北三路围攻澄城，南路进犯敌人被南桥守军阻击，守军于南桥头炮楼顶，居高临下，猛力射击，使敌军死伤众多。北路敌军绕道汕樟公路占领埔美乡，用大炮、机枪猛攻孔厝城角至水关护城守军据点。当时华振中部有张震等我地下党员和青抗队员起骨干作用。团结众战士，为保卫家乡国土与敌浴血奋战三昼夜，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农历廿四日傍晚，因弹药已尽，孤军无援，敌人搭云梯强攻登城，遂被攻破。守军余部从东门撤出至外埔搭渡过渡亭，撤至樟东一带。这场战役，守城官兵共战死一百多名，敌军也死伤近百名。

日寇进城后，于便生医院设置警备司令部，司令为中尉金狮良三，并派遣小分队占据埔美新乡和龟山顶制高点，以莲阳河为界，设防控制澄城地区。

同年四月初，汪伪政府广东省主席陈耀祖，派汉奸陈辅国（潮阳人）任伪澄海县长，设县衙于城内同善祠（现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设警察局于“半容花庄”（现县农业局原址），撤销维持会，吴浩典改任第一区区长。日寇驻澄城警备司令部又委任汉奸王昂青为密侦大队长，组织密侦队，充当日寇鹰犬。至此，澄海县城便为日伪政权所统治，人民又再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岁月。

倭寇侵澄见闻录

—— 澄城沦陷片断之二

郑达三　　郭永镇

(一)

烽火满天、血腥遍地，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浩劫、大好神州、沦为敌手，言之伤心、思之愤慨，“九·一八”已成历史一页。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敌寇肆无忌惮地向我东南一带横行，致使我无数同胞惨遭杀戮，无辜姊妹遭受蹂躏，此可忍？孰不可忍！

一九三八年，敌舰游弋于汕头附近海面，虎视眈眈，觊觎潮汕，探照灯终夜不停地映视我汕头区域，同胞们既愤又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初五日（端午节）中午，敌机轮番轰炸汕头，民心动荡不安，稍有风吹草动，则纷纷人走门关，市面瞬间一片阴森。

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爷生）拂晓，澄海县政府机关，探得敌行动讯息，由县长张稚珊指挥组织撤退，全城商店，即停营业，关店门，如义昌、彩记、成丰等，片刻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午，敌寇分三股进澄城，每股约百余人，其中，一股从五三马路进入南门外文明社，驻扎在右面铺廊下，时值炎热天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